



# 我与一只蚊子的盟约



周锐 ✿ 著



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 
蚊子会救人，小猪会臭美

还有那两只青蛙，在繁星下肩并肩地聊些什么呢？



苍蝇、蚊子也是有思想的，它们会说、会笑、会哭，也会怒……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# 我与一只蚊子的盟约



周锐 ✿ 著


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与一只蚊子的盟约 / 周锐著. — 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0.10

ISBN 978-7-5385-5003-0

I. ①我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童话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81126号

## 我与一只蚊子的盟约



著 者: 周 锐  
选题策划: 常青藤 刘保法  
选题监制: 韩捷音  
责任编辑: 韩捷音 左振鑫  
特约监制: 李 萍  
插图绘制: 少丹插画  
装帧设计: 蒿薇薇  
版式设计: 新兴工作室·杨芬  
出版发行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 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 
电 话: 0431-85640624  
印 刷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: 640×910毫米 1/32  
印 张: 6.25  
字 数: 60千字  
版 次: 2010年11月第1版  
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: ISBN 978-7-5385-5003-0  
定 价: 1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

## 目录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我与一只蚊子的盟约  | 001 |
| 阿牙         | 012 |
| 手多手少       | 016 |
| 两个王子和一千头大象 | 020 |
| 苍蝇男孩       | 030 |
| 大鼻涕龙和小鼻涕龙  | 035 |
| 快乐诗人       | 039 |
| 双A机器人      | 042 |
| 香烟大事记      | 050 |
| 梦游的朋友      | 059 |
| 摇铃铛的绿手指    | 065 |
| 白鸽子和红气球    | 067 |
| 草地上的空罐头    | 071 |
| 理发狮和被理发狮   | 073 |
| 不好看的书      | 076 |
| 阿拖的尾巴      | 078 |
| 小傻瓜        | 081 |
| 竖着爬的小螃蟹    | 083 |
| 小猪和十二只蚊子   | 085 |
| 老亮着的黄灯     | 088 |
| 换星星        | 091 |



093 红疙瘩催眠曲

095 留下的歌

097 口袋里的爸爸妈妈

098 树上的鞋

100 小猪照镜子

103 好沙发不怕坐

105 “立体香”电台

107 小狐狸家的花地毯

110 一百棵树

112 渡 河

115 红脸和白脸

117 分月亮

119 门铃和梯子

122 戴项链的比赛

124 谁当喇叭

126 红黄蓝

128 不好意思

132 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

135 不一样的眼泪

137 张家老鼠李家猫

139 最后一个冬天

142 特别通行证



## 我与一只蚊子的盟约

这只远得迷西亚蚊子，跟随我整整十年了。我曾养过一条狗，也是我在任驻远得迷西亚大使时收留的，但它只跟了我五年半，因为后来我调任驻牙打牙大使，当我坐飞机赴任时，狗被留了下来——它不能上飞机。可是蚊子就要自由灵活多了，尽管机场并没有准许旅客携带蚊子的规定。

十年前的一个休息日，我在远得迷西亚的丛林中寻找猎物。几千只蚊子包围了我——我成了它们的猎物。我是这么考虑的：如果我终于能打到一头马鹿或者一只野山羊，那么我的付出还是值得的。遗憾的是马鹿或野山羊一直没露面，而蚊子对我的兴趣却不断增强着，终于使我难以忍受了。“滚开！”我挥着手，用远得迷西亚语大声喝

道。它们也许没听懂，不，也许听懂了装不懂，竟毫无退缩之意。

正在这时，我听见一阵雄浑的飞行声自远而近，天呀，飞来了一只蚊子王——我这样称它是因为它的身躯几乎赶上蜻蜓那样大了。

我惊慌地举起猎枪，向这只可怕的蚊子瞄准。可它毫不理会，很轻捷地便靠近我身边，使我的猎枪无法射击了。

它绕着我兜圈子，一圈又一圈。“像个食客在巡视为他备好的盛宴。”我紧张地想。这蚊子此时的飞行姿势很奇特，它忽左忽右地倾侧、摇摆着，倒是挺有规律。我记起我曾从一本知识杂志上读到：蜜蜂会用各种舞蹈的姿势传递信息。那么，蚊子也有它们的舞蹈语言吧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蚊子又正在表达什么意思呢？

我忽然发现，原先围绕着我的那一大群蚊子已经开始悄悄离去。

啊，很明显，是蚊子王把它的同类们赶跑了。它的舞蹈语言应该是一种警告，一种勒令，一种实力的威胁。使

002

我与一只蚊子的盟约



我的猜测进一步得到证实的是：有几只对我恋恋不舍的蚊子遭受了惩罚，蚊子王像歼击机一样直冲过去，把这些不识相的家伙当空击落。

我竟受惠于一只蚊子的拯救和保护，真不可思议呀！我一路走出丛林，这只大蚊子便一路在我头顶盘旋着，于是再没有其他蚊子和别的飞虫敢来近身了。直到我坐进停在丛林边的汽车，这只蚊子还在车窗外飞舞。

“谢谢啦，朋友。”我朝它做个亲切的手势，便踩动油门，把车开走了。晚饭后，我照例和同事们坐到葡萄架下乘凉。我们的使馆武官，虽是军人，却很健谈，他善于用新近听到的奇闻弄得大家目瞪口呆。他一边朗朗地说着，一边信手拍打着蚊子，从他那壮硕的肉体上不时发出响亮的“啪啪”声。

忽然，武官停止了叙述，向我表示诧异：“今晚您那么镇定，在专门出产蚊子的远得迷西亚，真是怪事！蚊子咬我们，却不咬您。您是涂了什么高效驱蚊剂，还是——”他捡了一句外交用语来开我的玩笑，“还是和蚊子签订了什么互助互惠的双边条约？”



大家笑了。我这才感到，蚊子们确实不再光顾我了。  
我立刻想起丛林中的情景。难道那蚊子王尾随而来，还在悄悄地庇护着我？

过了一会儿，我起身解手，果然在厕所昏黄的灯光下又见到了它。“你辛苦啦！”我打招呼道。那蚊子似乎缩小了一些。事实上它是饿瘪了，腹腔已呈半透明状。它仍然绕着我转圈，但越来越贴近我的肌肤，显出一种迫不及待的样子。我愣了愣，随即便领会了。“没问题，你可以享用我的血液。这对于我当然是损失，但今天如果没有你，我的损失将会增加十倍、二十倍。所以，这是你应得的一份儿，来吧！”我看到那蚊子兴奋得直发颤。“慢！”我想到该给它的享用指定一个合适的位置。外露的部位，叮得红肿很不雅观；隐蔽的部位，脱衣服又麻烦。“耳朵后面，怎么样？”我建议道。那蚊子到我耳后视察了一下，又飞开了。我明白了：这地方太瘠薄了，血脉不旺。

“那么，到我后脖颈上来吧，这就要丰腴多了。”蚊子满意了。“哎哟！”我心甘情愿地挨了好厉害的一口。第二天晚上，在提供了整日的服务后，这只特异的蚊子又来领取





报酬了。还在昨天那个时间，还在原来那个部位。于是，每天每天，这种绝无仅有的交易定时、定点、定量地持续了下去。

在夏季，在人们须与蚊虫做不懈的搏斗的残酷的夏季，我生活得令人羡慕。但我不便向别人透露自己的经验，你想想，一位堂堂大使竟与一只蚊子关系暧昧，这会招来异议的。

不过，我的奇遇也给我带来一些麻烦。每天晚上七点半，不管我正在干什么——如果我在淋浴，必须马上关掉龙头；如果我在下棋，必须向对手请假，我得准时地在一个不为人所见的地方，承担我的条约义务。否则的话，耽误了那只蚊子进餐，它就会惩罚性地乱叮乱咬，那可就痛苦难当了，就像打针时遇上个火气十足的护士。

那时候我正同一位美丽的远得迷西亚女郎恋爱。我们一星期见一次面。可是由于这蚊子的关系，我不得不在情话绵绵之际，一次又一次看着表。“怎么，亲爱的，”那女郎高高地扬起她的柳眉，“你还有别的约会吗？”“这，”我支吾着，“可以这样说吧。”因为我想

起只有雌蚊子才吸血。为了保证那只蚊子准时有餐，我们甜蜜的约会每次都被硬性中断。“到了秋天，最迟到冬天，到了蚊子再不能咬人的时候，就再不会有这样叫人不愉快的事了。”我总是这样安慰远得迷西亚女郎。但她丝毫不能理解季节和蚊子对于爱情的作用，还没到秋天，她就和我正式断交了。

进入秋天以后，蚊子果然少得多了。但我那位蚊子伙伴仍然生活得好好的，胃口也和以前一样。这就使我重新盘算起来：如果不再雇用它的话，我每天丧失的血液大概已不会多于付给它的报酬了吧？有了这样的想法，我就开始尽力摆脱它。我曾经在参加大洋演习的潜水艇里躲了整整一星期。但当演习结束时，我发现我的灾星已在军用码头旁边迎候着我了。当晚，它毫不含糊地向我索取了七倍以上的报酬（大概还包括一些“利息”），吸得我头昏眼花。它不怕任何蚊香，而且反应极其敏捷，我要对它下手只会自讨苦吃。

终于，北风送来第一片雪花，严冬来临了。在雪夜里，我打开窗户，呼吸着清新凛冽的空气，心情像过节般





愉快。但那只蚊子又准时地出现在我面前，翅膀上闪烁着雪的晶粒。天哪，它竟是一只不需要冬眠的蚊子！

也许远得迷西亚的冬天还不够冷，我立即向本国外交部长提出申请，要求调到冷得没人去的牙打牙国当大使。牙打牙是北冰洋岛国，自从它作为一个岛钻出洋面以来，岛上还没出现过一只昆虫。而我的蚊子伙伴毫不犹豫地与我同机上任，成为该岛第一只活虫。

天哪，尽管我一万个不愿意，但我仍然得像一开始时那样，天天喂养着这只蚊子。仍然是定时、定量，保证供给。甚至在我代表国家进行紧张的大使级谈判时也不例外：“尊敬的先生，”我义正辞严地向对方大使表态，“关于贵国代表提出的有碍我国利益的一系列解决方法，我国政府的态度是极其明确的，坚定不移的，不容误解的……”我飞快地看一下表，“我国政府要求，不，我本人要求：休息片刻再继续谈判。”坐在我旁边的副大使急忙拉拉我，悄声说：“我觉得，为了国家的尊严，您应该立即给予毫不含糊的正面驳斥！”我进退两难，“这样吧，我授权给你，五分钟内你可以代理我的职务。”我不

得不令人惊讶地暂时退出这一重大国际事务，去同一只蚊子进行痛苦的会晤。

耻辱啊！耻辱啊！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地折磨着我，比蚊叮的直接痛苦要难熬得多，深沉得多。可是，太晚了，为什么我没在与这蚊子结交的当初，就意识到这种结交只会给我带来耻辱呢？

十年过去了。本来十分强壮的我，现在变得虚弱不堪——不仅仅是由于血液的逐日流失，精神上的长期抑郁是摧毁我健康的重要原因。本来提供给那只蚊子享用的部位——当年还算丰腴的我的后脖颈，现在只剩一层皮了，我不得不准许它在我身上一步步地开发其他区域：胳膊、大腿、肚皮……

终于，我的健康状况已不再能胜任驻外使命，我被调回了国内（当然那只远得迷西亚蚊子仍然像影子般地跟来了）。外交部照顾我，在礼宾司给我安排了一个专门只负责与外宾握手的职务。

那天上午，来了十二批外宾，我站在门口，一一握手，一共握了三百六十四位。刚想歇口气，又一辆轿车开

008

我与一只蚊子的盟约





来了。我只好再次上前伸出我的手，没想到从车内钻出两个人，他们一把将我抓了进去，车子立刻开跑了。我惊慌地打量这两个人，他们戴着口罩和墨镜，浑身上下遮得严严实实。于是我做出判断：我被匪徒绑架了。可是这辆轿车驶入了卫生部大门，一直到了部直属医院。接着我立刻被关进了隔离病房。医生告诉我：“我们发现，在今天上午同您握过手的外宾中，有一位是弗兹病患者。弗兹病毒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病毒之一，它能破坏人们对疾病的免疫力，死亡率相当高……”

“你们怀疑我传染了这种病毒？”我这才知道到被“绑架”的原因。“可能性很大。”那医生严肃地点头，“我们要抽取您的血液进行培养化验，大概十天后才能得出结果。为了对国民的健康负责，在这之前您不能和外界接触。于是，我在隔离病房住了下来。在这儿，虽然消毒液的气味我总有些闻不惯，但我十分珍惜这极难得的清静感、安全感。那只蚊子没法再来找麻烦了。”

不过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离化验结果揭晓的时刻越近，我心里越是矛盾得厉害。我当然不希望染上什么弗兹

病，但一想到那只蚊子很可能正眼巴巴蹲在外面的门把手上等着我，我就不免黯然神伤了。唉，我终究是摆脱不了这个灾星了。除非我死在隔离病房里，死在这危险的弗兹病上……想到这儿，我突然心里一动！我去问医生：

“您说过，弗兹病毒会破坏人的免疫力，那么，对动物也是这样的吗？”医生答道：“那当然，我们在兔子和小白鼠身上做过试验。”“那么，蚊子呢？”我迫不及待地问。医生眉毛一扬：“这问题提得有意思！蚊子的免疫力很强，它能传播疟疾、伤寒，自己却不得病。要是证实了弗兹病毒能制服蚊子这类的害虫，这将具有极大的科学价值。可是，我们医院还没有这么小的针筒能给蚊子注射病毒……”

可是我已经成竹在胸了，只要一宣布我得了弗兹病，我就建议医生把那只蚊子放进来。我要让它自己把病毒吸进肚里，我要看它死在我的面前——即使只有一丝可能。那以后，如果我还能活着出院，我要重新做一个真正的人，以战士的姿态迎接多蚊的夏季，宁愿被叮得浑身红肿，也绝不再要这种可耻的盟约。





十天到了。医生拿着化验单兴冲冲地来找我：“可喜可贺，您可以出院了。”“怎么？”我愣住了，“我没传染上弗兹病毒？”“是啊，真是万幸啊！”“不，不……”我喃喃地发了呆，“我不能就这样出院……”“您要我们赔偿？道歉？”在医生的追问中，我拿定了主意。“医生，请把兔子身上的弗兹病毒注射给我！”“……？!!!”“然后，把那只该死的蚊子放进来！”



阿 牙



阿牙是我的同事。

阿牙把他的人生哲学请人刻在他的牙齿上，一共8个字：“以血还血，以牙还牙”，分别刻在了8个牙齿上，每天刷牙时可以从镜子里看到。有这种人生哲学的人不止阿牙一个，但阿牙实行起来有些特别。并不是你撞他一个跟头，他也撞你一个跟头，阿牙不是这样的。他希望自己有些涵养。他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，提醒自己要冷静，不要冲动。可他毕竟吃亏了，一想到这，他就没法舒服。他的冷静往往只能持续100步左右，而这时已找不到原先撞他的人，那么此时阿牙遇见的第一个人就会成为他发泄的对象。他把这人撞个跟头，便觉得彻底舒服，可以扬长而去了。